

王欣和她的“鲁南花馍”

□特约记者 孙中喆 通讯员 张丽



王欣（中）在暑假期间免费向爱好民间技艺的学生传授“鲁南花馍”制作方法

今年53岁的龙山路街道民间艺人王欣，“鲁南花馍”代表性传承人。1995年，王欣与丈夫结婚后，初入婆家过春节，被婆婆用红枣、面粉做的“枣山”所吸引，缠着婆婆问这问那。婆婆见她如此痴迷，便说：“趁还能动弹，我教你！把咱这传家手艺传下去。”

王欣学过美术，民间艺术对她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，学习花馍一点就通。王欣“循旧”而不“守旧”。自从在婆婆那取到“真经”后，她查阅民俗资料，遍访当地民间老艺人，了解到花馍盛行于明清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且鲁南地区有逢年过节、婚庆、寿诞等节庆场合制作花馍和馈赠花馍的习俗。她远赴陕西、山西、胶东等地学习借鉴他们花馍的品种特色，把鲁南人豪放、耿直的性格特点作为花馍的元素“揉”进去，让花馍多一份“鲁南味”，并根据所做花馍已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完整的创作体系，便取名“鲁南花馍”。

“鲁南花馍”造型别致、栩栩如生，既与其他地区的花馍有相似之处，又有自己独特的韵味。如今，“鲁南花馍”已被枣庄市市中区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，王欣也成为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鲁南花馍”的造型以花鸟鱼虫、蔬菜水果、飞禽走兽和民间传说中的“吉祥物”等为主，代表着对生活美好的祝福。其制作有一套严格的工序，发酵、揉面、捏花、蒸制等，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。经过一番搓、擀、剪、切、捏等手法，各式各样的“鲁南花馍”如变戏法那样“活”了起来。目前，王欣已能制作出100多种样式不一的“鲁南花馍”。

“目前已有200多名‘粉丝’跟她学会‘鲁南花馍’制作技艺。现在女儿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，业余时间跟着学做。她对‘鲁南花馍’的传承和创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我在这么多热衷于民间艺术爱好者和女儿身上看到了‘鲁南花馍’未来传承与发展的希望。”王欣深有感触地说。



王欣创作的“丰收”作品



王欣在整理为孤寡老人制作的“吉祥鱼”



王欣在创作“鲁南花馍”的饰品

登山所望诵吟集锦

登市中山亭界都督山

○汤成强
崎岖山路远，择径登崖端，
鸟鸣山林阔，嶙峋巨石险，
俯看百丈崖，仰视万里天，
不知都督谁？自羽来此山。

二 望南山

○汤成强
柏树撑岩草蔓生，静听群鸟各自鸣，
对望南山葱茏绿，不及麦香十满成。

三 登山南望

○侯铭
烟白风清水道斜，麦黄岭翠绕轻纱。
空山孤鸟啼晨晓，野径虚明一两家。

四 登山所望有思

○侯铭
翠黄缥缈梦紫纱，云外人心醉绮霞。
我爱青山山爱我，疑烹天地一杯茶？

五 赏楝花

○侯铭
云端浅夏轻霞，落尽千花看楝花。
隐通深山谁肯觅，寻幽我爱到天涯。

六 山村人家

○王保法
白云深处起炊烟，一户人家傍古泉。
碧水曲流出峭谷，青山环抱顶蓝天。
红黄丽艳甘其后，瓜果香甜必占先。
耳畔声声天籁籁，谁居此地胜神仙。
(作者均为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□米丽宏

小村，在重重山丛中；东山，在小村村口。
破晓时分，东山像朵青莲花，从黑夜深处醒来。向光的那面，暖而亮，向村子的这面，郁而青。这阴阳交割的奇观，我在摄影师的作品欣赏过。

我在小村里，看到的是东山那完整的一匹青。它很轻易便遮挡了视野，伸出手，便可以摸一把。

深深浅浅一把青。

山脚一溜儿笨杨柳，是碧玉妆成的青，万条垂下绿丝绦的青。它在风里一扬一飘，像长发美少年，时不时将长发一甩，有点春风浪荡。北方的柳，总带着铿锵的北地野气，绿鞭子似的来回抽；若在南方，将是几丝柳青晕染一角茶楼，女子俯在窗口，生出一曲“今我来思，杨柳依依”，情调雅致，也旖旎，令人迷醉。

野枸杞，一丛一丛散漫的青。它们的根，以脚下为原点，在东山四处游走，逶迤来去。我想，它们简直像京剧里的摇板，那么散，那么摇。慢悠悠地讲理叙事，没人赏也不要紧。枝蔓上，点点爆青，是铿锵板眼儿，一咕嘟一咕嘟的春光，迸出来，凝在那儿，好像天荒地老也不变色。

枸杞头，采来焯水，拌小菜儿，鲜。娇滴滴的鲜。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：“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。采摘枸杞的嫩头，略焯过，切碎，与香干丁同拌，浇酱油醋香油；或入油锅爆炒，皆极清香。”

可是我老家的人，春忙时，便无暇睬东山上白灿灿白嫩嫩的野枸杞，它们便更疯更泼蛮地跑满了东山。

野葡萄的旧藤，像绳索，参差披拂，蒙络摇缀，春风一到，又仰着头往上攀，又自负，又欢欣。真是一群小丫头，掂着脚尖儿，迈着小碎步，一窜一窜上楼梯。一捻捻的芽儿，先深红，后转

青。早发的，青得一本正经，后发的，羞羞怯怯，但是都非常励志啊，春风中，真是鲜嫩的新开始。山上的春光，借着这青，一天比一天厚，直到无知无觉迈入夏的门槛。

蒲公英、天南星、苍耳、泥胡、荆芥、柴胡、知母、地黄……东山的封面上，渐渐飘拂起醒人的药香。一种草，一味药；一抹青，一道祝福。你以为是我们的中药多么玄吗？没有。它是我们走过东山时，向我们招摇起伏的那一把把青。

那时的夏天，我们一放学，就挎上篮子，上了东山，寻寻觅觅，刨药材，挣零钱儿。丹参的根，鲜红，我们叫它状元红；知母的根，白白胖胖，像小孩子的胖脚丫；蒲公英，举着一杆笔直青翠的茎儿，上头一朵明黄的花。躺在篮子里，它还在喜悦生长，兴昂地开花。

就是不刨药材，我也喜欢腻在东山。浅卧草丛，如浮漾碎波；噙一杆草棍儿，钻进鼻翼的香味，都是青绿色。

在东山，一扭头，依是满山寂静的青。它们已成气候，不再是点点水泡一样微小的青了。一想起那时节，我就想笑：干草棍子、石头蛋子、枯黄叶子，乱慌慌这边摆，那边摆；哈哈，你们怎么能盖得住那满地拱的青绿。这一簇，那一簇，尖尖嫩嫩，浅浅深深，终漫成一片绿浪的青。

东山的青，把雪藏匿起来，把沟沟壑壑藏匿起来，把泥土变松，把我们的日子变青。它对眼睛的诱惑，像心底里一种执念，它一绿，我们的心就蓬松；视觉和情感连通，从内到外，青个透。

初夏坐对一山青，山上的一切还在变，更密集、深邃了。隐秘的繁荣通过各种根茎在汹涌，绿，正在滚雪球一般变得臃肿庞大，葳蕤无边。

一山青绿，像有力的手，托着我，走向宽广与辽远。

(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市文学爱好者)

坐对一山青

手拉手
创建文明城市
心连心
打造文明枣庄

总编辑
褚洪波